琴台客聚

中國小孩學英語的時機

潘國森

「雙減」政策已經進入落實階段。中國幅員廣大，各省市教育部門對於減輕學生校內作業和校外培訓兩方面的負擔，在這一階段少不免會有進程和深廣度的差異。報載上海市教委公告小學的期考將不得考核英語，只考語文和數學兩科，而其他科目只作「考查」學習進度。這個肯定是德政！

近年中國內地一二線城市多有移植香港的英語教學，小孩在學校的英語和校外補習的負擔日益繁重。香港經驗的得失，其實可以給內地教育部門、學校和家長好好參考。

香港有一個半世紀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又因緣際會長期與英國倫敦、美國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並駕齊驅。英語長時間成為國際通用語言，在香港的勞務市場，英語能力便長時間與收入水平「正性相關」。換言之，英語能力高的人，通常能夠賺取較高的收入。

中國是東亞儒家文化圈的文化中心，我們的近鄰如日本、韓國由是構成了重視教育、重視考試的風氣。這方面香港也不例外，小孩學習英語的壓力，由是一代超過一代了。

筆者上幼稚園時便要上英文課。倒是升上小學時「免役」一年！原來那個年頭規定小二才有英文課。這樣就透露了筆者的年齡層了！比筆者年長上好幾年的「哥哥姐姐」卻是遲到了小四才第一次有英文課！

後來，教育理論說小孩學外語愈早愈好，加上社會各部門、各階層都認同這個想法，香港小孩初次在學校環境學英語的年齡就愈推愈早了。過去香港小孩只上兩年幼稚園就升小學，一般是5歲上幼稚園、7歲上小學。後來又加了兩年幼兒班，便是四年學前教育才上小學。還有些家長盡早讓小孩上小學，剛滿5周歲不久就升讀小一。香港有小孩甚至未滿1歲就去「上學」，其祖父母抱怨說小孩連大小二便還未學會處理得好，這樣「讀書」未免過早。

近年香港式的「幼童英語教育」入侵內地，因為潛在學生人數眾多，構成非常龐大的市場規模。「校外培訓」容易走法律罅而不受教育部門監管，正所謂「銀白心肝黑」，當教育滲入過多經濟考量，難免有人為錢而犧牲學童的實際利益。筆者在香港所見，有所謂「假期遊學團」，半推半就讓小孩參加一兩周到英美的旅行團，遊學為名、恐怕斂財為實。屈指一算，香港小孩由兩年幼兒班、兩年幼稚園、六年小學，到升中學時算是已「學」英語十年，實際效果如何？答案恐怕是大部分小孩都算是枉耗青春、浪費生命！

香港的學前教育向來都是教育部門不管，交由私人辦學執行，流弊便多。什麼時候讓小孩初學英文是最佳的選擇？小一、小二，還是小四？這個其實沒有必然正確的答案，重點在於國家教育資源的分配。

說到底，不論中文還是英文，第一學習場所在於家庭。可不是家長支付了昂貴學費，送小孩去「校外培訓」就可以「破財擋災」。

漢語逐漸成為另一個國際通用語言的趨勢銳不可當。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小孩學英語，要學到什麼程度、什麼水平，該是學校、家長和僱主要好好研究探討的課題。

人生憑關處

最愛是「長沙」

童心

生命中3個關於「長沙」的地方，都成了我的最愛。

東涌的長沙泳灘，是兒時最常去的看日落的海邊地點。記憶中的第一次是四五歲的年紀，父親帶全家去露營。夕陽西下，海風習習，我在沙灘上靜靜地聆聽海浪的聲響，年幼的心像是被某種神秘的力量偷走了。稚嫩的眼眸裏，那一望無際的南中國海，磅礴，深邃，似一道宏偉的光，輕輕地落在我童年的夢中。幾乎小學時的每個暑假，我都會去長沙泳灘，光着腳丫踩在細幼的沙上。在年復一年的時光裏，我學會了辨識大白鷺和小白鷺以及黃嘴鷺，慢慢地懂得欣賞海燕搏擊長空的堅毅，漸漸地明白海邊的信天翁在一份看似溫順的呆萌中，隱藏着固守家園的頑強的心。成年之後，去得少了，因為人愈來愈多，環境開始嘈雜，海燕和信天翁不再常見，但落日依舊那麼美。喋血夕陽，我感受的是一種更加波瀾壯闊的生活的力量。我時常在想：冥冥之中，大海給了我某種人生的啟迪和信念，長沙，功不可沒。

讀中學時，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電子產品開始盛行，有段時間，我沉迷於淘貨，比如二手的CD機。經常遊走於深水埗的我，發現香港的另一個「長沙」，是多麼容易令人混淆的地名：長沙灣政府合署在港鐵深水埗站附近，而荔枝角站卻位於長沙灣工業區內；港鐵長沙灣站上蓋的公共屋邨麗閣邨因是位處荔枝角道以北地段命名；而位於南昌站的富昌邨，施工時又被命名為「長沙灣西邨」……為了弄清楚長沙灣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灣」，我迷上了地理科。於是，我漸漸地從當年《北京條約》的地圖上、界限街以北的長沙灣，了解到伴我成長的這座城市，是如何在歲月的印記，標識在人文地理的年輪裏，讓後人時時銘記，不敢遺忘。一座城市的困難輝煌，從來都不是空洞的書寫，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地名，都是一份記憶。

大學時的某個暑假，我第一次到內地旅遊，目的地恰恰也是長沙。印象最深的當屬橘子洲。「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橘子洲佇立湘江江心，氣勢磅礴，風光旖旎。在這條狹長的沙洲南端，高聳着青年毛澤東雕像，那凝重堅毅的目光彷彿正滿懷雄心望向遠方，似乎還在輕誦這首《沁園春．長沙》。就是在這片土地上，青年毛澤東曾大聲疾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終於明白：一個人的成長，終究是要走出一個灣、一座城的，胸懷家國與天下，才是年輕人應有的理想和志向。

我生命的3個「長沙」，就這樣指引我，一步步地找到夢想的家園和前行的力量。

心窗常開

美好4月 孫女長歲

潘金英

今天小孫女生日， 在這美好4月天，賀小孫女1歲，我們精心挑選她成長的點滴相片，花了一個晚上輯成九宮圖，九宮格內有9幅不同靚相，衣飾不同，活動不同：爬行、玩球、食米糊、刷牙、拿指揮棒、跳舞、唱歌、坐木馬、學行車，哈，真是一天一個樣！

我的舊衣櫃，仍保留幾件特別的衣裙，執拾時驀地看到那件「子供棉襖」日式外套，我愣神了，恍若時光倒流湊女時了。

這不就是明珠送我女兒的小外套嗎？我的心情意緒，似都回到過去了。那件小外套是明珠送給女兒3歲生日，長及腳膝，對襟各有絲帶，可放寬，日本人叫它子供棉襖。櫻花紋設計，有滾邊，真漂亮！是紅色絨布、附小口袋，棉襖裏面有保暖的棉花，確是春寒送暖的最好禮物！現可傳延用作送給孫女呀！

孫女好動，像夏日的小牛犢，活潑人人愛。女兒添丁於我，真是最佳生日禮物！縱有天崩地裂之痛，育兒之樂，盡是付出都值得。嬰兒是那麼天真可人，那麼令父母雀躍歡喜，她的一切鬧騰，皆令父母滿心掛懷，她的一切皆「首席」重要大事，儘管外人看來是芝麻小事。

◆給1歲小孫女的生日蛋糕。 作者供圖

孫女1歲了，她眉間的山水已變，她眼中的世界已拓展，她再不會坐定定了，她已會推窗外望，處室內會搶看父母手機，會騎木馬不聽大人指示，多了自我話事權，要求變多了，不怕爬上爬落，會抓匙羹，做以前幼嬰時不能做的事了。

疫下我女兒女婿，仍小心出門，給孫女戴帽戴口罩，推嬰兒車逛花街、遊公園，到碼頭看船，全不覺累。孫女1歲，見世面可多哩。她宅在家會閱讀繪本、唱兒歌、聽音樂，跟曲調互動跳舞，玩累了就睡。她也喜歡聽風雨、聽鳥鳴、聽車聲，五感多動，學習敏捷。我們添新歲，孫女成長而我這外婆年更老了，心中不恨白髮，不恨那魚尾紋，愛有女兒、孫女，如影隨形地黏着我的心！

三代傳延，老是我，中是女，青啤啤是小孫女，生命裏各階段都美好，傳延是幸福呀！萬物皆由榮而衰，美過、愛過、活過，然後，長河落日圓，終歸平淡，退回心靈寧靜，勿擾不煩。

今天生日，我的心安寧豐富，儘管不再風華灼茂，美姿麗顏，也自有知足之樂！含飴弄孫，樂在傳延，親情送暖，人間增添盈潤的色彩。生命中每階段都會開出鮮花，都有日、月、星辰相照！

翠袖乾坤

沒屍臭的「屠殺」

余似心

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已兩個月了，希望兩國領袖能以智慧早日和平解決問題。

兩國衝突最惹人注目的是發生在烏克蘭只有3萬6千多人的布查鎮（Bucha）「屠殺」事件，美國多家傳媒在4月初發表了一張指稱在3月19日拍攝到的衛星圖像，圈出分散多處的路上屍體，斥責俄軍屠殺平民，但俄軍反駁3月底已撤離當地，圖片是偽造。有指由其他機構提供的衛星影像也證實這些遺體確實已經存在當地超過好幾個星期。但當局說無法一一辨認遺體身份，沒法釐清事發情況。

單憑閱讀新聞，我對當中很多情況感到疑惑不安。小鎮寡民發生如此驚天大事會無人知道？沒人能逃出生天？沒人看到？沒人認識死者？都沒名沒姓？

另一叫我吃驚的圖片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4月8日前往該鎮，在大批烏克蘭官員和歐盟同伴陪同下站在成堆「遺體」前，相中所見各人神情自若，實在不可思議！

我曾任職突發新聞記者，經常出入殮房、停屍間、兇案現場，深深明白什麼叫屍臭味，也因此常閱讀有關屍體情況的書籍。要知道一塊肉壞了會發臭，而人體龐大，死後內臟開始腐爛，幾天便會發出惡臭，流出血水，很快便蛆蟲滿布。在有大量消毒藥水的地方也難掩腐屍惡臭。

布查鎮的「屠殺」距馮德萊恩到達約20天，且還是幾十具的屍體，僅放於膠袋內，不應該是臭氣熏天，屍蟲爬滿一地，屍體都浸滿血水，甫一移動便滲漏一地，空氣充滿病菌嗎？只見現場人士個個沒戴口罩，無人掩鼻，無人臉有難色，各人輕鬆交談，絲毫不受屍體所影響，太不可思議了吧！

黑膠袋內真的是屍體嗎？馮德萊恩一定知真相！

◆馮德萊恩日前到訪烏克蘭。 網上圖片

百家廊

鶴事與鶴友

楊力

每年三四月間，從印度越冬地起飛的黑頸鶴最直面的挑戰就是飛越高不可及而又氣候多變的喜馬拉雅山，一路千辛萬苦回到牠們生兒育女的故鄉青藏高原下的四川若爾蓋草原花湖濕地，這兒被稱為中國黑頸鶴之鄉；與此同時，從中國南方起飛的丹頂鶴也從越冬地不辭辛勞飛回到涼爽宜人的松嫩平原準備繁育下代，歸屬地齊齊哈爾市因此也被稱為鶴城。

小時候，對鶴的印象源於書上一個故事。相傳隋朝末年，奢侈至極的隋煬帝為了組建儀仗隊，在全國下令徵收羽毛來製造氅衣。百姓逼於無奈，只好去捕捉禽鳥，而披着一身美麗羽毛的鶴自知難免，牠們把窩搭在樹的高處，為了不被砍伐殃及幼鳥，成年的鶴就用嘴扯下身上的羽毛拋下去，拳拳護子之心讓人動容。

稍大一點讀詩，又觸及到許多古人寫鶴的佳句，最有名的就是唐代詩人崔顥那首弔古懷鄉的《登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借鶴表達了漂泊在外，思念故鄉的心情。同時期的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杜牧等等都有寫鶴的名句佳作。而元末軍事家劉伯溫則大筆一揮，留下了「丹砂結頂煜有輝，咳吐璀錯生珠璣」，與明代畫家謝縉為他的《松竹白鶴圖》留下的「丹砂作頂耀朝日，白玉為羽明衣裳」幾乎異曲同工。

近年來，又稍稍關注了一下鶴的種群，知道全世界15種鶴中有9種分布在中國，而且無一例外都是受保護的一二類動物。鶴不僅珍稀，而且品性高潔，是幸福、吉祥、長壽和忠貞的象徵，因而在鶴的身邊，也誕生了一大批像候鳥一樣不辭辛勞的攝友，他們一路追隨着黑頸鶴、丹頂鶴以及其它種種鶴類的步伐，用鏡頭記錄下每一個精彩動人的瞬間，時刻關注着鶴的生存空間和生態環境，他們是鶴的忠實陪伴，我在心裏稱這些人為鶴友。

去年夏天我到遼寧盤錦，廣袤富饒的遼東灣不但盛產盤錦河蟹和盤錦大米，還有一樣寶貝就是珍稀的野生丹頂鶴。和松嫩平原一樣，遼東灣植被豐茂的蘆葦濕地，為丹頂鶴提供了極佳的食物源和繁殖地，追隨而來的就是大批的鶴友，他們用鏡頭捕捉鶴的展翅與翩躚，陶醉於鶴和濕地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完美境界中。而就在這裏，我看到了3年前結下一面之緣的鶴友澤哥。那一年我開車去四川阿壩州，半路汽車拋錨而又束手無策，這時一輛路過的吉普車主動停了下來，從車上下來一對夫妻，曬得黝黑但爽朗熱情的是澤哥，旁邊精神奕奕的就是澤嫂。常年在外奔波讓夫妻二人練就了一手專業的修車技術，車子修好，我們也熟絡了許多。澤哥說，他們正要去阿壩州尋找第一批從喜馬拉雅山北麓飛過來的黑頸鶴，如果我有興趣，可以一起去看看美麗的仙鶴。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一大批像澤哥澤嫂一樣的鶴友，其中不乏像澤哥一樣的攝影師，也有不少初出茅廬的愛好者，他們在鏡頭裏捕捉鶴的伸腰、抬頭、彎腰、跳躍、展翅、行走、鞠躬、銜物等動作，為每一幅抓拍到的精彩鏡頭歡呼，同時又互相對比照片借鑒欣賞，鶴是大家的共同語言，也是陌生人之間友誼的紐帶。3年後，我們又在距阿壩州2,000多公里外的遼東灣濕地相見，看着翩翩起舞的丹頂鶴，再看看精力旺盛卻獨自一人的澤哥，我不得不相信，我和澤哥，也因為鶴而結緣。

那晚，我和澤哥一起小酌。酒後的澤哥十分動情，他主動講起了澤嫂，說3年前澤嫂已是重病在身，但她放棄了無效的治療，每天跟隨澤哥行走在山川河谷，讓生命的最後時光融進了大自然的懷抱。澤嫂去世是在前一年的秋天，大批的黑頸鶴越過若爾蓋草原花湖濕地遠處連綿的山丘，然後飛回來圍着他們的小車轉了兩圈，像是告別後，才一齊飛往牠們的越冬地。而澤嫂則面帶微笑，始終靠在澤哥的肩頭，她就這樣平靜離去了。但澤哥相信澤嫂沒有離開，她的魂已伴隨着高飛的黑頸鶴飛向了遠方。

澤哥講完了，我卻想到另一個真實的故事，它發生在歐洲一個小鎮上。那一天，一隻飛翔的白鶴從天上重重地跌落到地面，牠的翅膀被獵槍子彈擊穿，而一位善良的老人看到在路邊掙扎的白鶴，把牠帶回家並悉心照料。然而，由於翅膀殘廢，牠已經不能長途飛行了。老人很難過，就在屋頂為牠搭建了一個窩，白鶴慢慢恢復，還和一隻飛來的雄性白鶴組成了家庭。牠們相親相愛，生兒育女，而冬季來臨前，長大的兒女相繼飛走了，最後雄性白鶴也不得不離開了。望着重新變得孤獨的白鶴，全鎮子的人都很難受。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全小鎮的人都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影子，那隻雄性白鶴又回來了。而為了能與伴侶團聚，這隻雄性白鶴在之後連續16年裏，每年從南非飛越13,000公里來到伴侶身邊，這個動人的愛情故事，讓全世界為之動容。

由此，我相信，人與鶴是心靈相通的，人們敬鶴愛鶴，就在於鶴的品性與人類忠貞清正、品德高尚的追求是一致的。千百年來，古今中外，鶴與鶴友，構成了人世間一幅幅絕美的畫面，其間折射出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相依相存的寫照，組成了大自然不可分割的部分。

網人網事

朋友圈10年6億圍觀群眾

狸美美

2022年4月19日，微信朋友圈10歲整。當日深夜，相關話題衝上微博熱搜第一，卻在自己的主場尷尬遇冷——儘管微信自己提前一周就開始造勢，又是賣萌提醒又是拋出「回憶殺」問題「你發的第一條朋友圈是什麼」，但至少小狸的朋友圈裏，只有兩人「響應號召」。

「即便是這個話題，我也不想發在朋友圈。」

陳奕迅在歌中唱道：「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你不屬於我。十年之後，我們是朋友，還可以問候，只是那種溫柔，再也找不到擁抱的理由。」送給微信朋友圈，合適得要命。

縱觀人們和朋友圈的十年「交往」，像極了大多數以悲劇收場的愛情，因為單純的美好而相愛，又因為複雜的疲勞而逃離。

2012年4月19日，微信4.0首次推出「朋友圈」功能。最初的定位非常簡單：拍張照片給朋友看。彼時的微信，還只能聊天，還只有朋友。朋友圈的出現，讓通訊軟件變身成社交平台，新鮮、有趣、簡單、安全，十分符合「微信之父」張小龍口中形容的「小而美」。

在那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有相當多的人不僅是熱衷、更是狂熱地活在朋友圈裏。什麼都晒，什麼都轉，朋友圈就像全民參與的「模擬人生」，人們在上面與其他人交流，建立連接，獲得認可，捏出自己一張好看的臉。微信自己當初可能都沒想到，朋友圈就這樣改變了整個國人的生活方式。

根據微信2021年的數據，每天有10.9億用戶打開微信，7.8億進入朋友圈，平均每人每日刷圈十餘次。

然而與此同時，微信自己卻也在不斷變化着。10年間，她早已經不是那個清純的「小而美」，而是不知不覺疊加了支付、小程序、讀書、廣告等各種功能的巨無霸。更糟糕的是，這個面目全非的「數字生態共同體」，使工作和生活更黏稠地混在一起，難以切割。

終於有一天，人們意識到微信裏的朋友雖然愈加愈多，但其中幾乎都是同事、領導以及諸如快遞員、外賣小哥、打過一次電話的合作方等「約等於陌生的人」。有調研顯示，高達57%的新增微信好友來自工作，如果是企業管理者，這個比例更會增加到74%。與此同時，「好友數量」暴增，張小龍2020年時曾透露過一個數據，有將近100萬的微信用戶其好友量達到5,000人。這直接迫使微信在1年後推出微信8.0，將好友上限提升到10,000人。

10,000個熟悉的陌生人，除了發廣告和賣人設還能幹什麼？談心嗎？

於是，前文的數據其實還有後半段：2021年，雖然每天有7.8億用戶進入朋友圈，但真正「發圈」的只有1.2億人。同時2億人的朋友圈設置了「3天可見」。

各種綑綁之下，人們還在用微信，還會進朋友圈點那些需要點的讚，但卻選擇了不再說話。朋友圈10年，我不離開你，但卻也再找不到擁抱的理由。

至於小狸，朋友圈10年時，加入逾6億圍觀群眾，棄圈轉戰Ig，只拍照片記錄生活，繼續追尋「小而美」的舊夢。

信而有征

「行動」在行動

劉征

一系列的症候都顯現了這個時代的口語性。但倘若我們就此斷定它是一種絕對回歸，那就會陷入歷史循環論當中不可自拔。進而，我們會對存在、價值這樣的命題產生懷疑。然而，媒介學的德布雷對未來持積極態度，在他的《普通媒介學教程》當中，他把人文與科學決然分開，認為技術可以打破我們的循環，令我們身處的環境不一樣。所以，即便人的情感從古至今都沒變過，可是激發它的對象卻不同了。

技術改變了口語的什麼？依照當前互聯網記錄一切的特徵，口語最大的變化顯然是脫離情境。儘管當我們在聽一段錄音的時候依然能夠感覺到語調、音量、斷裂和情緒，然而，這個不知在何方、由何物引起的變化因為脫離了當時當地的語境，就成了一種靜止。或者更確切地說，成了一種概念意義上的行動。於是，錄音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文字。如果我們批評文字所代表的抽象正在將人類從現實世界帶離，進入符號搭建起來的抽象世界，那麼錄音只是更加巧妙地隱藏了自己作為文字的事實。

在文字所統轄的世界裏，口語的行動也旋即變成了文字的行動。福柯關注過這個現象。他曾經援引過一本語法書《Grammaire generale》，這本書對於動詞的表述是反亞里士多德的。在這本書看來，動詞並不像亞里士多德理想化的那個推論，將我們導向真實，並與事實互相印證，以表達對現實行動的忠誠。恰恰相反，動詞是體驗之後的總結，屬於一種判斷。倘若在隨時消失的口語那裏，這個總結還有現實的影子，可是錄音和文字卻是記錄性的。那麼，這個因為瞬間的行為所激發出來的瞬間判斷就會成為一個絕對判斷，變成「真理」。它跟在主語之後，但主語卻因此淪為配角，我們的注意力不是「誰」做了什麼，而是誰「做了什麼」。這個「誰」可以是任何人，都不要緊，要緊的是做了什麼。主體在運動當中脫離了主體本身，行動在此成為絕然的行動。於是我們說：「因為他的行動，他才是可被判斷和定義的。」實際的情況是，他正是因為這種判斷偏離他自身。他的性情、他的某種連自己都無法掌控的行為一致性不會有人關注，因為這個主體在肉眼可見範圍內的不變，正好召喚着行動的重要性。敘述就此變成了對行動的敘述。而行動的敘述是一種判斷。判斷的，就是觀念的。

所以，在當前所展現出來的聲音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外在下，隱藏着一種主體覺悟。這就是德里達重提聲音的原因。他想要說明的是，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把聲音等同於時空範圍內的狀態。在信息社會，人的主體性不再是口語時代的信息匱乏可以比擬的。那麼，在信息接受和處理的日常生活當中，主體性不是變弱了，而是變強了。換句話說，這種後結構主義社會的到來並不像很多人預判的那樣，是主體的失落，恰恰相反，是主體意識的加強。就像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當中的那個十分重要卻往往被人忽略的副標題——論人的延伸，人在技術當中自我延伸，而非倒退。

然而，就像我們反對一個純粹觀念的世界一樣，我們也不應當完全重視口語式表達，把它錯當成絕對的情境。或許，正因為口語有了脫離情境的可能性，我們才應該關注這個口語行動當中的觀念。因為行動或許已經不是行動，然而行動的觀念卻在行動。而且，觀念總在當前。